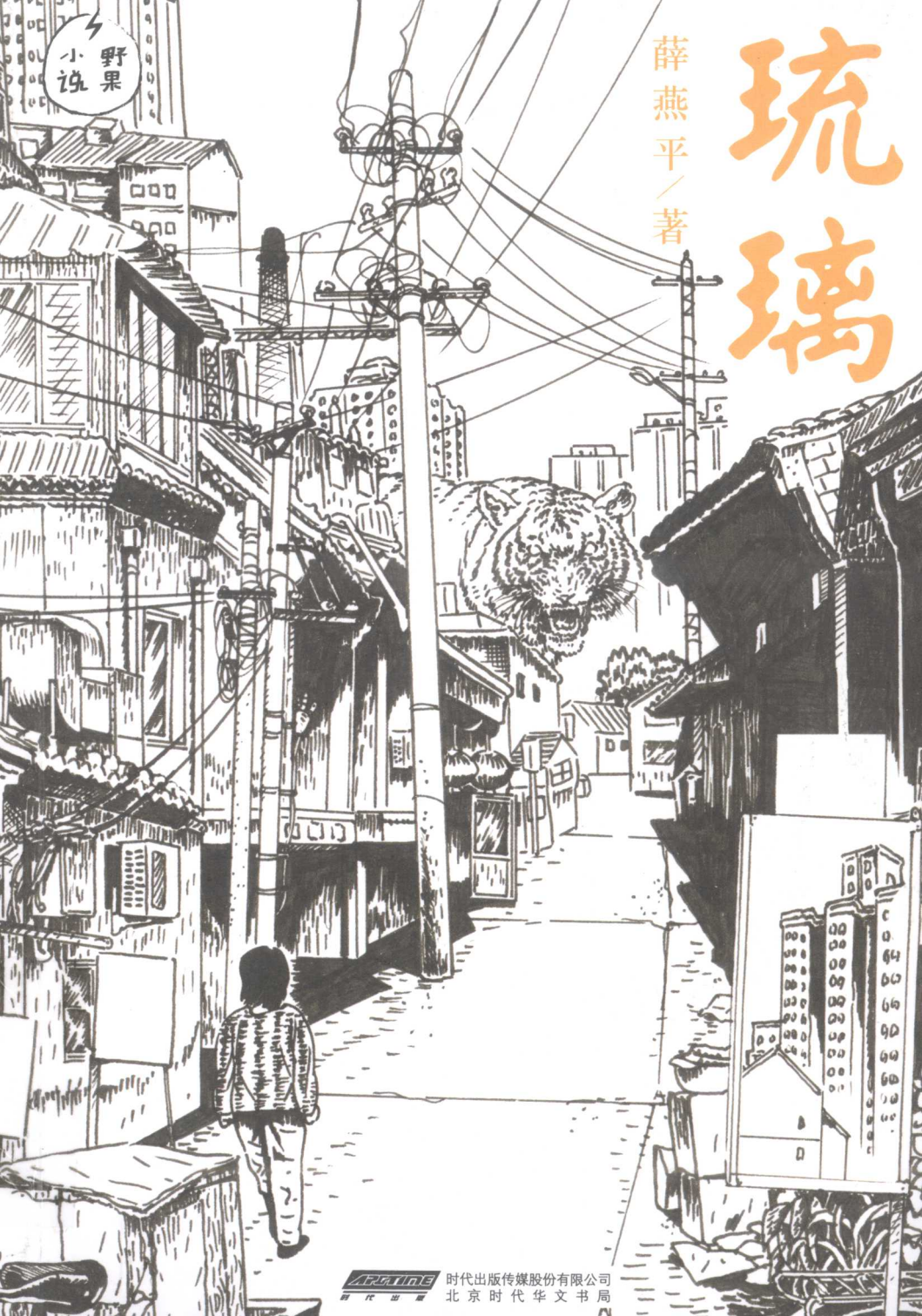


野果  
小说

薛燕平 / 著

# 琉璃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# 琉璃

薛燕平 /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琉璃 / 薛燕平著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6.6

ISBN 978-7-5699-0928-9

I. ①琉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00940 号

## 琉璃

著 者 | 薛燕平

出 版 人 | 杨红卫

统筹监制 | 王 水

选题策划 | 杨海明

责任编辑 | 王 水

封面设计 | 左 新 段文辉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馨 敬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010-6959032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| 20

字 数 | 580 千字

版 次 |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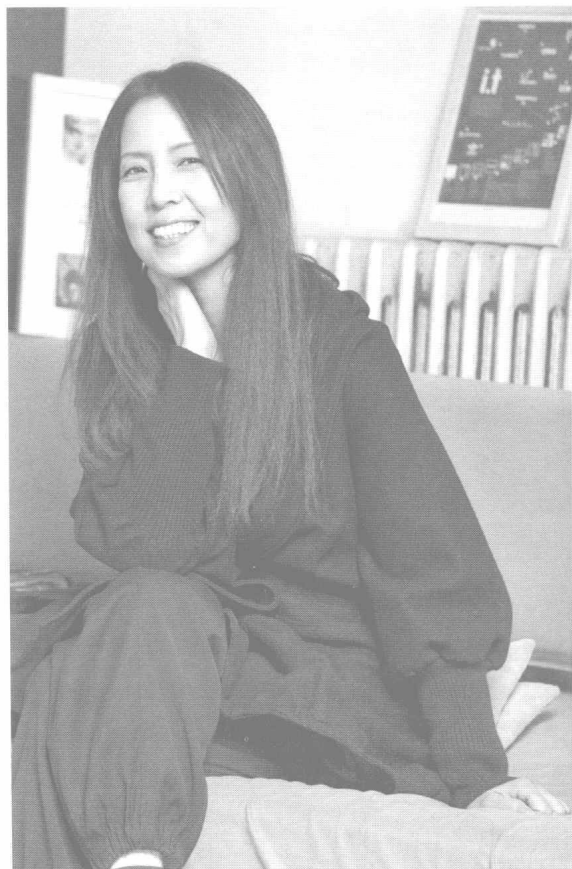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0928-9

定 价 |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可口的  
严肃文学



文学能让乏味的生活变得有趣。

——薛燕平

## 序言-帝京浮世绘

孙郁

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老北京民风的认识，多在老舍的影子下。后来的王朔出来，改写了北京的人文风景，那是大院里的世界，最精彩的，不在胡同之间。老舍的辐射是广远的，假如没有他，我们对于京城的市井生活的感知，将一片模糊。而帝京的一切，也因为京味儿小说的模式，渐渐被固态化了。所以，京味儿小说在老舍之后，其实是没有大的格局的变动。

而这部《琉璃》，则多少改变了我对于这个现象的看法，作者薛燕平写的是另一种百姓生活。这与老舍已经大不一样，趣味和态度，有一般文人没有的东西。我由此见到了一幅帝京的浮世绘，那里隐藏着我们鲜知的，活的人间图景。五四那代人审视人间的方式，在这里消失。王朔的笔调，也没有踪迹。这是从非文人视角里流淌过来的都市画面，有些片段衔接了旧小说的余韵，多了当今文学里没有的元素。市井里的物形人影，没有了所谓时代特色，但却写了一个转变的时代的人生命运。作者远离一般的启蒙和先锋的笔触，有滋有味地品评、打量看似无意义的人生。那些庸庸碌碌的存在，那些隐含在胡同深处的男男女女，没有

圣人之风，都在俗林之下，昏暗与明亮之间，演绎的是美丑相间，善恶互体的人间故事。

我读这本书，总是想起老舍先生。当年的老舍写《骆驼祥子》，有拯救众生的慈悲，那或许是但丁《神曲》的召唤，抑或康拉德的启示。到了薛燕平这代作家，有了另外的心境，西方小说的某些因素淡化了，要寻找的是对应今人生活的文本。她沉潜于市井的海洋，探入每个凡夫俗子的内心，婚姻、职业、邻里关系、社会风气，丰富中缠绕着出奇的人与事，写的是俗人的生命经验。经由她的笔，几代人的生老病死，在胡同内外活了起来。

《琉璃》描写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伊始，到两千年以后，北京旧城区胡同里的故事，涉及胡同里多个家族的命运。主人公建军和大玲，有了诸多怪诞的经历后，终于走到了一起。他们的同代人，高升的与堕落的，平庸的与显赫的，似乎都在相似的逻辑里。七七年高考后青年群落的分化，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不同命运，让作者看到社会变中的不变。上了大学的与游逛于江湖的，都各自在不同的苦运里。两位主人公顺生之路，和周围人在俗谛里的沉浮，都蕴含着人间的求生哲学。无论读书人的窘态还是无业者的孟浪，都不能以儒家学说解之。作者看到了世俗社会道德话语无法涵盖的存在，那些在日常里闪烁不已而又被道德话语遗漏的世界，才有人间的本真。

我们的前人在凝视都市生活时，写过市井里的阴晴冷暖。《金瓶梅》的男女之事，社会伦常，都是对士大夫诗文世界的揶揄。薛燕平的选择延伸了这个意绪，一个个人物拖着人间的苦影，不堪与荒谬之气，四散开来，浸染着假正经的话语体系。人的自然的求生本能以及选择，在构成人间悲喜剧的主旋律，读书人的框子在这里崩解了。小说借着老人的口说出，这个世上的伦常早乱了，本无所谓的规矩。长者们对此见怪不怪，也恰写出人间的真相。而青年们则陷于恶运的大泽里，好似没有光亮。建军有一点《水浒》里的江湖匪气，大玲的风

格好似则在鸳鸯蝴蝶小说的缝隙里看见一二。王继勇的痞气，杨小宁的世故，李常青的贪婪，都成了日常的元素，而人们却以奇异的方式坦然面对身边的怪诞，或视而不见，或安之若素。在痛楚里，也有征服不幸的办法，这或许属于酱缸文化的一隅，苟活、顺生、偷生，构成了胡同生态的一部分。

我们的作者善写各类小人物的喜怒哀乐，尤其对于那些远离知识界的草根族的描摹，往往力透纸背。《琉璃》有一个荒漠的江湖，但飘动着灰尘的院落上演的是人性的怪剧。作者不是哭天抢地痛哭于他们的人生，而是以理解的方式，进入每个生命的个体，写着不同类型的人生顿悟。小说的对话颇为生动，仿佛胡同语言的陈列，流动的是无数活泼的土语。而内心描摹亦有奇笔，泼皮内心与奴性形态，都呼之欲出，中国人之为中国人，他们何以在荒谬里存活下来，这才是作者要展示的本真。从这一点看，薛燕平在京味儿中嫁接了旧小说笔意。在审美趣味上，《琉璃》与百年前的上海小说遥相呼应，流溢的是帝都里的另类趣味。

印象深的是小说善于写矛盾的繁复和存在的辩证性，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逻辑里各显姿色。建军自己滑落灰暗的深坑，可是会以自嘲的方式面对自己，在已成为知识人的老同学面前，毫不愧怍。大玲在几个选择空间的停留，并没有罪感的痛楚，读者似乎认可了她的历史。涉及血缘关系的时候，看到了无法分割的粘连，也道出冷漠的苦水。家人间微妙的关系，也深如枯井，有难以理喻的黑暗。如果是写文人，这可能归于病态的范例，但市民的这些纠葛，倒显出日常性的本原。作者将此看成人间的一常态，无所谓曲直忠邪，甚至带着欣赏的眼光看他们的恩恩怨怨，是是非非。这种去精英化的表达，带来了格式的特别。遥想包天笑、周瘦鹃等人的写作，也仿佛一二。建军身上的恶，有恶的辩证法，他经历的一切，也是胡同万象的汇集。自己承认自己恶，却又能仗义行侠于街市。这是国民性的另类存在，较之古小说里的游民相，《琉璃》写出的是胡同江湖的草根哲学。



许多京味儿作家对于旧京有深深的眷恋。叶广芩对于北京的描述，似乎就有哀怨的无奈感。较之叶广芩京味儿小说的儒雅和贵族遗风的流转，我们的作者显示了市井里的残酷。她用了无情的笔，剥掉众生的伪饰，看到的是诸多裸露的人生。她写胡同百姓，还有一点姿色，而到了读书人那里，乏味无处不在。对于几个七七届的大学生的刻画，都有些漫画的样子。建平的冷淡，缺少与建军的亲情，周平与的空幻感里，看不到学问与现实选择的关系，李常青的低级趣味，也难以让人对其有一点敬意。这些读书人显得不及大玲等人内心的丰富，好像有更多的怪异。其实七七届的大学生多是有梦想的一代，那前后北京的诗人沙龙，《今天》的忧国忧民的调子，都不能在《琉璃》里看到。作者在小说里写了一群没有灵魂的读书人，自然，整个画面也看不到飘动的高远的情思。这是从胡同视角看人看事的作品，而没有帝都之外的眼光。在我们的作者那里，胡同的芜杂已经把许多闪亮的灵光淹没了。

或者可问：这是否是对批判精神的逃逸？抑或失望于人性的笔墨游戏？我们习以为常的理论似乎无法解析这部小说的表达。我阅读薛燕平的文字，感受到对于市井文化的杂然心态。在回望以往的生活时，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也是有的。那是衰而不老，腐而不败的享世生活。太阳底下也有暗影，这暗影刻着这个古老皇城的基因。我们谁没有这样的基因呢？而改造这样的生活，寻别一类的存在，也恰是读者应从中得出的感悟。由此见之，小说家可以给我们梦的生活，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没有被照亮的生活，这是两类不同的精神凝视。然而不是所有的凝视都能够给我们以这样的思考：我们精神的光源应在哪里？什么是健康、合理的生存？当作家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刺激的时候，那文本便有了寻常之外的意味。

2016年8月16日

# 目 录

001	序言 帝京浮世绘
001	第一部
175	第二部
315	第三部
465	第四部
561	第五部
625	跋

## 插图目录

### 插图作者简介

况晗，画家，1961年生于江西宜丰，现定居北京。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曾荣获首届徐悲鸿奖学金。代表作《北京胡同系列》。选用宽线条铅笔特有的笔触来表现历史的遗存，从门楼、房舍、街景等日常景物中发现平凡生活的诗意，以及浓得化不开的人情味。

I 百兆胡同	-020	XVII 东四十二条	-345
II 礼士胡同	-042	XVIII 东四十三条	-358
III 梁启超故居	-064	XIX 东四十四条14号	-380
IV 前海东沿	-082	XX 东四十条	-400
V 北锣鼓巷	-106	XXI 豆腐池胡同	-422
VI 风雪银锭桥	-126	XXII 法源寺	-444
VII 锣鼓巷	-148	XXIII 鼓楼东大街	-468
VIII 小石碑胡同	-170	XXIV 琉璃厂	-490
IX 好园	-186	XXV 前拐棒胡同	-520
X 文丞相胡同	-212	XXVI 魏家胡同	-544
XI 烟袋斜街	-232	XXVII 东总布胡同	-556
XII 前海北沿	-252	XXVIII 魏家胡同	-568
XIII 北塔寺夹道	-272	XXIX 香饵胡同87号	-586
XIV 朝阳门南小街	-294	XXX 烟袋斜街	-598
XV 崇礼住宅	-312	XXXI 烟袋斜街	-612
XVI 大门砖雕	-334		

# 目錄

## — 第一部 —

## 第1章

老二和吴蔷他们乘坐的长途车，是早晨七点从平谷县城出发的，到他们插队的果庄是七点四十五分，到北京东直门终点站是上午十点整。当那辆四面透风、油漆剥落显得花里胡梢的破车“噗嗤”一声停下来，老二背着三个包先下车，紧跟着，吴蔷空着俩手从车上跳下来，知青们起哄他们俩，说老二是吴蔷的长工，是给吴蔷扛活的。老二把包放地上，象没听见那些话似的，眼朝周围瞭了一下。昨晚北京下了雨，地面上湿漉漉的，停车场边上的坑洼地积了几滩雨水，水里沉着些报纸破鞋烂菜叶儿。七十年代的东直门，是京城有名的杂巴地，密云、延庆、平谷三个郊区县长途汽车川流不息地发车、到站，从上面走下来的多是些蓬头垢面的人，都像是逃荒的。北京的老人儿说这地界儿净是拍花子的，他们伸出一只手，朝小孩儿的头顶上轻轻拍一下，小孩儿就乖乖地跟他们走了，神着呢。

从东直门往城里走的只有6路无轨电车，站牌下面黑压压站了一大片人，老二提议走回家去，没人反对。吴蔷想帮老二背一个包，被拒绝了。老二走得飞快，两只脚像装了风火轮，吴蔷跟昆虫似的跟在老二身后。杨小宁是老二和吴蔷的同班同学，一个村插队，此刻紧跟在吴蔷的身后，他无论回家还是从家回村，从来不带包儿，甩着两只

手，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儿。杨小宁长了一张娃娃脸，给人感觉永远在笑。这时，他真的在笑，那两只女人般多情的眼睛像正午的猫眼，觑成两道缝儿，两目光像是沾了水，潮乎乎地落在吴蔷的屁股上。实际上，完全的衣服和裤子都极其宽大，身上各部位的位置也就是个大估摸，杨小宁的目光只是落在了吴蔷身体的中间地段，这也不妨碍杨小宁，通过吴蔷走动时衣服褶皱的伏动，产生丰富的联想，并由此心生异样，身体膨胀……就在杨小宁血流加速的时候，老二突然停下来，一耸肩，把身上的三个包咕咚卸在地上。只见从一辆130卡车上跳下来个司机，直朝老二走过来，没等周围人反应弄明白，老二已经一拳把司机打了个满脸花，司机捂着鼻子蹲在一棵树下，血顺着手指缝流出来。吴蔷扯老二的袖口，问干吗打他。老二说：丫挺的，犯照。一旁的杨小宁瘪了，把目光从完全身上敛回来，定定神儿，然后埋怨老二不该打人，说老二野蛮。吴蔷瞪杨小宁一眼，说：谁野蛮啊，说话注意点啊。杨小宁嘲笑吴蔷，又不是老二老婆，干吗那么向着他。吴蔷扯老二袖口让老二快走，她怕警察来。老二冲杨小宁笑，是那种得意洋洋的笑，他告诉杨小宁嫉妒没用，又用嘴朝吴蔷努一下，有能耐抢走啊。杨小宁的眼睛睁得老大，一副吃惊的样子，其实他并不是吃惊，这种表情是他的常态，是一种天然的保护，像一道无形的墙。他用一种绵软的声音说，并没打算现在跟老二抢。

北新桥十字路口朝南左拐一百米是个委托行，铺面不大，两扇破破烂烂的木门摇摇欲坠。老二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委托行的生意就很红火，还在那儿卖过一件皮袍。老二长到认了路就往这儿跑，委托行就像个吸铁石吸着老二，这儿什么都有，大到雕花的木床，小到女人用的绣花针，再长几只眼也不够用。有一次老二从委托行里偷出一只翠绿的扳指儿，奶奶喜欢扳指儿戒指儿什么的，所以当老二贼不溜球地从裤兜里掏出扳指儿的时候，虽然知道这东西来路不明，奶奶还是又惊又喜戴在了大拇指上，还对着太阳眯眼照了照，然后用手胡噜一下老二的脑袋。

委托行的门前总是停着几辆板儿车，买卖大件东西可以租用。老二上初中的时候就跟这些蹬板儿车的爷们混得烂熟，这工夫，老二一溜七八个人来到委托行门口，那些正打扑克的板儿爷们都抬起头跟老二打招呼，其中最年长的大伙都喊胡爷的，右手托着一只玉嘴的烟袋锅看人打牌。烟杆儿被摩挲得锃亮，黄铜烟锅儿逮着点光儿就闪几下子；仔细看，烟锅里并没烟叶儿，拿着它不为别的，只为喜欢。说那是宫里头传出来的，懂行的一看就知道，即便不是宫里的东西，也是有点来历。胡爷并不姓胡，喊他胡爷是因为他留了小半张脸的络腮胡子，板爷堆里他说了算。这时胡爷大声地喊一个叫六儿的，六儿有十多岁，长一张胖乎乎的脸，胡爷让他送老二他们，老二他们就全把包放在六儿的板儿车上。从北新桥到张自忠路，六儿除了不停地跟路边剃头修车的人打招呼，再就是一个劲儿问老二考大学的事，一直到了张自忠路口，没问出个所以然来。杨小宁他们几个都住铁狮子大院，就是那个著名的段祺瑞执政府，到了路口就往右拐了，杨小宁临走还回头冲吴蔷扮个鬼脸。六儿一直把老二和吴蔷送到他们住的黄土坑儿胡同，还要朝里边走，老二拦住了，这才掉转头回去。

老二和吴蔷没走几步，碰上了王大玲，跟他们也是同学，大玲父亲早死了，母亲改嫁到香港，大玲跟姥姥过，所以没去插队，到一家街道办的服装厂当了工人。大玲推一辆半新的二六飞鸽女车正要骑上去，姿态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鸟，一眼看见了老二和吴蔷，就把翅子收了，一张黑而俏丽的脸上现出极其灿烂的笑容。她跟他们搭讪，问是不是放农闲假了，还是回来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。大玲的目光犹疑不定，像是水上漂着的东西，她看见了老二背着三个包，就问哪个是吴蔷的，老二就把其中两个放在大玲的车上，大玲送吴蔷，老二背着自己的包成心放慢了脚步好让俩女孩跟自己拉开距离。老二知道大玲喜欢自己，对得了，那是铁板钉钉儿的事，因为大玲是说一不二的孩子儿，像胡同里的灰色，变不了了。吴蔷不同，是个迷，这种女孩儿不能用颜色形容，她

是胡同里的光和影，随着四季而变化，谁也不懂她心里真正想什么，她就是水里的月亮，风里的铃声，只能看和听，用手感觉，没戏。可人是天生的贱骨头，越是弄不懂的东西越想弄懂，无法感觉的偏要哭着喊着去感觉，这话说的是老二，是老二对于吴蔷那份心思。直到吴蔷和大玲走进了吴家的院门，老二才跨进自己家院子。



## 第2章

黄土坑儿胡同是南北向的，从北一路数过去仨公共厕所。原来北京的四合院里，院院都有厕所，定时有掏粪工人来掏，背着一米高的大粪桶，粪桶是木制的，用铁箍箍结实，桶旁边挎一个长把儿大粪勺。大粪车一来，胡同里的小孩儿就喊：掏大粪的来啦！然后就夸张地捂着鼻子跑。那时候有一个掏大粪工人叫时传祥，因为敬业，掏大粪出了名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，他的一句话成了名言：宁愿一人脏，换来万家净。应了那句话，行行出状元。大人们用时传祥教育孩子：看看，什么干好了都有出息。孩子们都听话，不少孩子暗下决心，长大当一名大粪工。掏大粪的也有脾气，这院里人话语间要是透出些微鄙视的意思，掏粪的时候，就成心往院子里拉拉屎汤，让这院人臭上一天。“文革”期间，院子里的厕所被当成“四旧”全拆了，一水儿改成公共的了，用的是北京旧城墙的砖，古朴厚实，外地人来北京，见了公共厕所都感叹：北京连茅厕都那么有文化。九十年代中期有一阵子政府鼓励市民献城砖，想恢复旧城墙，街道居委会也呼吁了几声，就有人站在胡同当中喊了一声：你让我立时三刻哪拉哪尿去！居委会的人就哑巴了。老二的家离第一个厕所不远，院门朝东，进了院门迎面一个影背，影背上依稀有个字，没人琢磨上边写的是什么。院子不大，只有三间北房和三间南房，东面是十